

越南南方短篇小說選

在
烈
火
中

在 烈 火 中

越
南

35
45
42

越南外文出版社

在烈火中

越南外文出版社

1965 • 河内

目 录

序言.....	1
一只美丽的小木屐.....	水 手 7
觉醒.....	潘 駟 17
在烈火中.....	武珍雅 36
夜火.....	潘 駟 44
回村.....	潘 駟 55
依梅.....	黄 麗 71
拉蓬村的故事.....	阮紹南 82
依花.....	文 成 101
在開頭的日子里.....	林 同 113
兄弟倆.....	潘 駟 126
一個美國憲兵睜開了眼睛.....	清江 劉午 135
濃烟.....	英 德 144

序 言

南方的一位詩人在給我的一封信中寫道：“一年來，解放區擴大了，我才有足夠的燈油和紙張來寫東西。然而，要寫出東西主要還是依靠毅力。白天，不是行軍、反‘掃蕩’、防空，就是種玉米、木薯，所以晚上拿起筆已經全身無力，有時才寫上幾行字，就打起可惡的擺子來。”

我很喜歡坐在擺着花瓶的桌子邊、面對着平滑如鏡的湖面或果實纍纍的園子來寫東西。然而，比較起來，我更信任那些在困難重重的環境下寫出來的文章，信任它們的真實性。那些珍重射在自己稿紙上的每一綫燈光的人，他們必然也珍重從這些稿紙上將要射進讀者心靈的光綫。那些白天把有生命的種子播種在土地里的手，那些白天拿着武器抵抗想奪去人民生命的死神的手，夜里拿起筆寫出來的東西必然要浸滿作者的血汗。

這個集子里的短篇小說都是在上述艱難困苦的環境下寫成的，但讀者不必因此而降低對它們的美學要求。這些小說盡管是在美國的凝固汽油彈和火箭的爆炸聲中進行創作的，它們的作者却並未因此而忽略作品的藝術

性。不過，這些小說的重要價值不在於藝術技巧，重要的價值在於：它們向讀者展現出一幅幅越南南方的現實圖景，這些圖景激動着世界上千千萬萬顆善良的心。

在這些圖景中，我們首先看到：帝國主義確確實實是人類當代最兇惡、最危險的敵人。一個生活在正被二萬五千名美國官兵佔領的、美國飛機一年參戰好幾萬架次（據美國廣播電台的報導）的地方的人——本小說集里的一個主人公，這樣想道：“象我這樣白髮蒼蒼的老人還不會看到過象美吳匪徒這樣兇惡的強盜……”

二萬五千名拿着美國武器的美國官兵在越南南方自不能遍布各處，所以他們的形象在這個小說集里並不多見。然而新殖民主義的危害也正在於此。美國侵略者不出面、不出血，只要出陰謀、出美元和武器便足以製造罪惡。本書的一個主人公阿甘——他的弟弟被迫加入美吳集團的“國家”軍隊——就這樣想：“是誰用美國軍服裹住我這個可憐的弟弟、把美國槍塞在他手里？是誰驅使他去給美國軍官守衛汽車、還要他開槍打自己人？都是美國鬼子！在這個可怕的據點里，處處都有美國鬼子的足跡、一切都打上美國的烙印！”

帝國主義在地球不同的經緯綫上犯下各種各樣的罪行：在這一處，它們屠殺黑人；在那一處，它們投擲細菌炸彈和化學炸彈；在另一處，它們把精神毒素注入人們的心靈；在又一處，它們把婦女小孩以至和尚、修道士趕進集中營里……

在這些罪惡中，哪一樁罪惡是最大的呢？這要看考察

者所站的地位而定。就我來說，我認為帝國主義者的最大罪惡是：它們到了哪里，就要用炮火、金元或者欺騙手段，按照自己的模樣來改變那里的人的面貌。請看：一個僞軍指揮官竟對一個同他母親年齡相當的老大娘和一個同他妻子年齡相當的少婦施行毒刑；一個僞軍士兵每次站崗竟都把手表的“滴答滴答”聲聽成了“越共！越共！”而在一次“掃蕩”中，他竟用美國槍打年幼無知的孩子；一個純潔的女學生被花天酒地的美國生活方式拉下泥坑，險些兒接受了“C.127號”的間諜證書……試問，這些人是按照什麼人的模樣被控制出來的呢？

那些戰爭販子和黃金販子的毛茸茸的手竊取了人類純淨潔白的粉料，來控制一種“新型”的“人”——既不象我們所說的人，也不象“聖經”所說的上帝，而是象五角大樓和白宮里的嗜血成性的魔鬼。這種被捏成的人一手拿匕首、一手拿焚燒房屋用的汽油瓶，這種人的身上都刻着U.S.A.的字樣！

*

然而，在這些圖景中，我們却同時也看到了一輪光芒萬丈的太陽。這個太陽以它的真理之光普照大地。這個太陽我們還可以看作是一位新出現的巨人，它具有神聖的、非凡的力量，足以消滅種種惡魔。這位巨人不是來自高山或蒼天，也沒有長着三頭六臂；而是來自田地、工廠和竹叢，有着千萬人民的智慧，長着千萬只人

民的手、千萬只人民的眼睛和千萬顆人民的心。這位巨人的力量不是從古代救世主傳下的，也不是從現代原子反應堆產生的，而是從人民羣衆的憤怒、從人民的暴力革命中產生的。在這位巨人的力量面前，劊子手們害怕得索索發抖。消滅侵略者的是這位人民巨人、是這種人民力量：是那些在田野里燒起濃烟使美國飛行員有目如盲的姑娘們；是那些拆掉自己的網床、撕掉自己的衣服來作鍛鐵爐風箱活塞以制造武器的工人們；是那個磨掉牙齒以便在山區少數民族中進行工作的京族干部；是那個冒着槍林彈雨冲進敵人碉堡的阿甘哥；是那個一步步投向革命的申大爺……，正是他們使得肯尼迪在臨死前不得不說出一句清醒的話：“在南越，美國人正在走進死胡同……”

申大爺爲了求得安生，曾經盡可能地向帝國主義者表示“親近”，離開了自己剛被解放的家園。可是，帝國主義者哪能讓他安生？二萬五千個美國人帶着美國武器遠涉重洋來到越南南方，並不是爲了賞鳥觀花、不是爲了同申大爺作“朋友”。所以，曾經一度因恐懼過分而神經幾乎完全麻痺的申大爺，也得一步前進一步停地走向革命，最後終於認清了自己唯一的出路：回村去，回到正在等待着他的戰鬥崗位去。

那些比申大爺走得更遠的人也是如此。一切都是有一定界限的，何況是對恥辱的忍受！《覺醒》中的阿菊就曾指着嗜血成性的從大尉斬釘截鐵地痛罵道：

“你這越奸！美國的奴僕！……是的，我是婊子，

但我只出賣自己的肉體，而你呢？你做了美國的走狗，你出賣同胞、出賣祖國、出賣祖國！……”

阿菊雖然明明知道這幾句話會使她立刻遭到槍殺。——果真如此，她說了這幾句話後就遭到了大尉的殺害。——但說了這幾句話，使她的心靈恢復了原來的純潔，使她能够回到了祖國和人民溫暖的懷抱中。

另一個走得更遠的人——《一只美麗的小木屐》里的那個軍官，曾經多年追隨着劊子手、誤入歧途，但正因為他親眼看見人民的鮮血流得太多了，所以當他看見一個孩子的一只離伴的小木屐時，就決定歸向人民。其實，在他的心靈深處，反正是火藥已埋藏得很久了，那只小木屐只不過是一根點燃火藥的火柴而已。

為什麼這些有着不同地位和境遇的人終於都投向了革命？這是因為革命是本世紀拯救世界的妙方。革命就是真理。這個真理是這樣明白，人們一聽就懂。本書所描寫的一個主人公，他多年聽到的是美吳集團對革命的種種誣蔑，可是一聽孫子說“分地了！”他就明白過來：“對，窮人翻身啦，這場革命是窮人自己的革命，是給我和子孫後代帶來土地的革命。”

也有些人接受革命道理並非那樣容易，有的甚至頑固地堅持反對革命。但，真理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請看，書中描寫的一名僞軍把“滴答滴答”的表聲聽成“越共！越共！”當他親眼看到“越共”跳進火海里救出他的孩子時，他就明白了真理。

革命的確是偉大的。革命不僅給人帶來土地，更主

要的是保護人、改造人、使人過美好的生活，這就給了美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因而，不但革命人民用自己制造的武器來消滅美帝國主義，即使是那些按照美帝國主義者的模樣被控制出來的人，在革命的感召下，也會或先或後地拋棄強加於他們的美國型的外壳，恢復本來的面貌，並會用他們手中的美國槍來消滅美國侵略者，就象本書中描寫的偽軍軍官和“共和青年隊”的隊員所做的那樣。

*

本書所收的短篇小說是在早些時候創作的。那時越南南方解放區正在驅散黎明前的黑暗，它還沒有今天這樣廣闊。那時也還沒有出現激動世界人心的安老大捷、邊和大捷、平也大捷和第二次北村大捷。那時，美帝國主義還沒有明目張胆地策劃把南朝鮮、菲律賓、澳大利亞、阿根廷等國的炮灰送到越南南方，作為美國的替死鬼。所以，這本書是有局限性的。然而，即使明天有更好的書，今天也請讀者讀讀這本小說，因為它能夠多多少少把你帶到越南南方沸騰的鬥爭中。希望我們不要辜負那些白天在田野里一次又一次地挫敗強盜的進犯、保護着母親、兒童和人們美好的勞動果實、夜里還寫出這些短篇小說向我們提供有益的精神食糧的人。

制蘭園

1965.2.1.寫於西湖畔

一只美丽的小木屐

編者按 本篇的作者水手，真名是蔡陳重義，原是越南南方偽軍少尉、偽海軍《破浪》月刊的編輯。他曾經參加推翻吳庭艷的政變（1960年11月）。後來，他投入了人民的懷抱，發表了許多揭發美偽集團罪行的作品。

本篇選自他的短篇小說集《一千零一個故事》。

我的故鄉原在北方。我到我們祖國可愛的南方是在一九五四年。那時候我不懂得什麼思考，給兵趕上船就南下了^①。我在九龍江上連續做了兩年水手。在南方，我所見到的一切都洋溢着生氣。鮮甜的芒果啦，豐滿的牛奶果啦……，都顯示出它們的無限生命力。而南方的同胞更是可愛，他們的胸懷象藍天般廣闊，他們的生活

① 根據一九五四年關於越南問題的日內瓦協議，在越南北方的法國侵略軍要到南方集結。他們在集結時強迫一些羣衆南遷。——譯者註

象清風吹拂的田野和果園般生氣蓬勃。可是，我自己的生命啊，却象那東流的逝水，無聊地消磨着……

*

後來，我加入軍隊，而且混上了一個小軍官。

在一次“掃蕩”行軍中，一天，我部駐扎某村。我住在一個老大爺的家里。

晚上，我靜靜地站立在屋簷下，仰望着滿天閃爍的星斗。在我面前，一條大河在洶湧奔騰。我想，要是祖國有了和平，自己躺在船上，順流而下，是多麼寫意呀！對岸，一片叢林伸向遠處，跟天腳連在一起；這邊，叢林的盡頭孤零零地站着一個冷落的小村莊。

年老的屋主人斷斷續續的咳嗽聲和他小孫子哼哼唧唧的哭聲不時從屋里傳出來。油燈光穿過門縫，在那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印着一條長痕……。這兩個人的敵視的目光忽然浮現在我的腦際，久久地纏住我，使我感到非常難受，也使我聯想到出發前接到的一個通知：“你將要到的地方游擊隊很活躍，老百姓不可靠。”我忖度：這個老大爺也許是讓他家里的大人避到城里去了，自己留下來看家。那小孫子也許不願意離開爺爺，就跟爺爺留下來了。……小孩的父親也許在某一次“掃蕩”中在田野上被殺害了，或者是參加游擊隊去了。要是這小孩的父親的確參加了游擊隊，他是對的。他這樣做是爲了報國仇、爲了實現自己的抱負：起碼是希望他年老的父

親不被美吳集團殺害在田野上、希望他的小兒子將來長大了不再被抓兵拉伕、希望他屋前這條河不再被蹂躪。——啊，這條河一定在他小時候就撫育着他，滾滾的河水記載着他年事的增長，記載着他過去的生活和將來的希望……總之，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使他拿起刀、棍，離開家庭跑到森林里去風餐露宿。而我自己呢？我却一天天腐爛下去！

我想：照理，和平恢復了，人們就應該把槍收起來，快快樂樂地進行建設，醫治戰爭創傷。可是，七、八年來我仍然跟背包、行軍地圖打交道；這些東西，象黏膠似的粘着我，象蠓壳附生在漁船上一樣的附着我，慢慢地腐蝕着我的生命！在軍事訓練班學習的日子里，我受够了那班政府的特務及上司的監視。我每次休假回家，滿耳聽到的是“生意太難做”啦，“要納××稅”啦，“要捐××款”啦等等怨言。我的幾個要好的朋友，有的給逮捕了，有的給帶去受訓了。每次上街，所看見的，盡是那些印有裸體女人的襪衫和窄管褲，所聽見的，盡是阿飛的“O.K.”“O.K.”的叫聲……所有這一切，在折磨着我的心靈。

有時我還這樣想：我為什麼老是要穿着這套黃卡嘰布軍服呢？爲了薪金嗎？那豈不是當了僱傭兵了嗎？……人家說我們是反對共產黨、保衛自由的軍隊，可是關於共產主義我懂得什麼呢？我還沒親眼見過共產黨虐待人，只見到我們的軍隊整天殺放火。自由在哪里？平等博愛在哪里？顯然，在這裡是沒有的。要是這個社

會是有自由、平等、博愛的話，那麼，住在我家附近的阿答怎麼會自焚？阿答啊，在這里，人家說的什麼自由平等，都是虛偽的啊！

我該怎麼辦呢？總有一天，我得把我這只船拉上沙灘，刮去蠟壳，不然，就會完全腐朽掉啦！

*

住在老大爺家的第二天一早，我站在一株椰子樹下。兩個排正在搜村。

我的住處的對面是一所歪歪斜斜的房子，房前有一個砲彈坑。附近幾株椰樹干上有着密密麻麻的機槍彈孔……周遭的一切都是顯得那樣荒涼。除了我和一些士兵以外，沒有一點生活氣息。

澤連長過來了，大腿粘滿了泥巴。

“喂，你怎麼蹲在這里！兩個排正在搜村吧？看，爲了那班可疑分子，害我涉了幾條渠……”他一邊說一邊用手指着。我順着他指的方向瞧去，那里高高矮矮地坐着十多個人：有男女青年，有老頭子和老太婆，還有兩個約十一、二歲的小孩子。他們的黑布衣服上干了的泥漿變成一條條的白印。一個老頭穿着的白布衣服，被田泥和溝水染成了豬雜粥的顏色。

我跟着連長朝對面的房子走去。當繞過院子中間的砲彈坑時，我心里泛起一種不平常的感覺。在那傾傾斜斜的屋簷下，幾片破布散亂在地上。屋里，家具都搬走

了，只剩兩張歪斜的木板床。靠壁掛着一張用樹皮染的破魚網，由於日子久了，呈現着泥漿色。神台倒塌了，破香爐躺在屋柱邊。一床破爛不堪的棕色布蚊帳，一頭掛在橫搭的竹竿上，一頭亂糟糟地拖在地上。

通訊兵在屋角里安裝電報機。幾個士兵在收拾房間。我來回踱着，盡力想象這個家在“掃蕩”之前的樣子：大概是一所三間的茅屋，兩頭兩個廂房，有一間廂房可能是用作魚類加工的地方；這家有捕魚的小艇，有裝魚露的壇子，有黑布做的衣服，有流露着熱愛生活的臉孔，有爸，有媽，有……有……有這樣，有那樣，有許多許多……。忽然，我看見在牆根孤零零地放着一只小女孩穿的小木屐，我拾起來放在掌上。這是一只用很輕的木材制成的嶄新的、美麗的小木屐，屐帶是用白色塑料做的，屐身漆着蝦肉色、茄花色——我不大懂得色彩的名稱，說不好是什麼顏色，屐面印有鮮艷的花朵，就象我在故鄉市鎮上常見人家賣的木屐一樣。我盡力想象這只離伴的小木屐的主人——小女孩的樣子：她大約五、六歲，腳跟纖細、象胭脂一般紅潤，頭髮齊肩，穿着花布衫，高高興興地看着媽媽剛買給她的禮物——一雙美麗的木屐，她小心地保管着，晚上睡覺時也把小木屐抱在懷里，平日捨不得穿，打算留到過新年才穿……突然大砲象打雷似的響了；子彈在呼嘯，大樹翻倒，房屋着火，有人被炸死了，一枚大砲彈在屋前爆炸，挖了個大坑，小姑娘很害怕，緊緊地偎在媽媽懷里，最後……最後……啊，南方的小妹妹啊！我真誠地祝願她不會發生什

麼事……嗯？她爲什麼掉下這只木屐呢？對了，她害怕——我們這班窮兇極惡的士兵，要是碰着她的媽媽，或者碰着她，都不會放過的——她害怕，所以就把小木屐丟掉了一只！罪孽呀！是我們這羣惡棍的槍聲毀滅了她心中的希望，這希望就象春意盎然的園子里欣欣向榮的牛奶樹和芒果樹的綠葉一樣嬌嫩、天真，而在這羣惡棍中却也有我！小妹妹，我多麼可恥呀！

第三天上午，我走到對面房子的後園，看見這裏的溝渠都灌滿了水。陽光照射着一排排椰子樹，把縱橫交錯的樹影投在平坦的地面，活象布上的印花。昨天白天捉來的人被綁成一串，一動不動地坐着；有些人臉上顯出恐懼的神色，我數一數共是十七個。

“中尉在哪里？”我問一個哨兵。

“報告。在那里。”他指着隱沒在園子後邊的一座房子說。

“在那里干什麼？”

“報告。我不知道。”

我穿過一片片的椰林，沿着那哨兵指的方向跑去。

兩名看守那座房子的哨兵閃過一邊，向我敬禮，我回了禮，在房門口聽到連長那家伙粗野的咒罵聲。我一進到房內，連長就氣沖沖地望着我，問道：

“有什麼事？”

昨晚被捉來的一個老太太，手脚被捆綁，直挺挺地躺着，一束白頭髮濕漉漉的粘在地上。老人旁邊放着一桶水，水濺了滿地。屋角里坐着一個少婦，搭拉着腦袋，

雙膝彎曲，兩腳被拴在一塊大石上，兩手被反綁着。

“我想來問您，可有什麼要報告的，中午我回營部。”

“沒有，現在還沒有。不過，你等一等。這老婆子真頑固，她窩藏干部；我有情報員的報告，把她列入了逮捕單，她還抵賴不認。阿六！”

“有！”

一個身材高大的兵走進來。我一看，原來是專干行刑——他們所謂“挖掘口供”差事的那個家伙。

“把她倒豎起來，讓她醒醒。”

阿六提起老太太的雙腳，把老太太倒豎起來，水咕嘟咕嘟的從老人的咀裏流出來。隨後阿六把老人放下，做了幾個人工呼吸動作。

老太太蘇醒過來了，她雙眼緊盯着阿六，大聲呵斥：

“狗東西！你打人也不看一下年紀……”

“我問你，阿力那小子躲到哪里去了？昨天他還在你家里嘛！”連長問。

“哪個阿力？我不知道誰是阿力。”

“阿六！”

“有！”

“趁勢干！他媽的這老婆子太頑固了！”

阿六騎上老太太的肚子，用雙手按老人的肋骨。老人全身顫動起來，咀里打了幾個呃逆就昏迷過去了。

“她裝蒜，加勁！”連長氣得臉通紅，抖着雙手，

狂吼了一聲，我的心緊縮了一下。

過了一會兒，阿六站起來，看着我們，說：

“報告……報告中尉……她……她斷氣了！”

“什麼？她斷氣了？”

連長摑了阿六一記耳光，咀里嘟囔地罵道：

“他媽的，誰叫你使這麼大的力氣！把她拖到一邊，出去吩咐哨兵，別讓誰進來，等天黑了再說。”

阿六抓住老太太屍體的雙腳，拖到屋角里，然後走出去。連長這家伙瞥了我一眼，低下頭想着什麼。

“帶有香烟嗎？給我一支。”

我沒有答話，把烟和火柴遞給他。他點燃了烟，吸了一口，用手指着屋角里的女人：

“還有這個婊子，她是阿力那小子的老婆。好，中午讓你看看老子的厲害！”

說完，他走出去，我跟在後面。

“記住，別讓誰到這裡來，聽到嗎？”他吩咐哨兵。

“是！”幾個哨兵唰的立正，應了一聲。

這天，我吃不下午飯。那老太太的死，象一個什麼沉重的東西壓在我的心上。我信步走到村頭。駐扎在這裡的一個排正在宰鴨。排長是一個老兵，一看見我，便急急忙忙地跑過來。

“這幾所房子都空着嗎？”我問。

“是。”

我離開他，向田邊的水椰叢走去，心想，不知道他們從哪兒弄來的鴨子！